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步里客談卷上

卷上

宋 陳長方 撰

太祖皇帝出兵平江南李煜遣其臣徐鉉來以口舌勝趙普
屢言擇館伴及又請乃中批差三班院名下使臣以往鉉反
覆問之其人聲喏言不識字而已鉉無如之何也

富文忠公少日有詔之者如不聞或問之曰恐罵他人曰斥
公名曰富某曰天下安知無同姓名者

范文正帥西方時相恐其成功入政府欲塞其門故授以邠
州觀察使再三以月俸優厚及遣中使宣諭文正力辭以伐
其謀竟得請以罷未幾坐擅答李元昊書議加極法降知耀

州

范忠宣公言江氏表作小官時便作取宰相時事舜居歷山及得天下若固有之者養於素也

魏泰託梅聖俞之名作書號碧雲駮以詆當世巨公如范文正亦不免其曰范公欲附堂吏范仲之故名仲淹意欲結之為兄弟余於石氏士繇家見之

邵康節先天學自李挺之穆伯長相授墓志中云推其源流遠有端緒其實自陳希夷來嘗云天下聰明過人唯程伯淳正叔其次則章惇邢恕可傳此學程先生問幾年可成曰二十年先生曰某兄弟無此等閒工夫章邢聞康節語遂來康

節視之曰章子厚邢和叔心術不正挾此將何所不為終不與之故先天之學不傳嘗為章子厚筮一卦說平生不差一字

熙寧戊申邵堯夫聞杜鵑啼不樂或問之曰將有人起東南為相以文教亂天下此禍非六十年不已未幾王介甫召自江寧介甫所建明經術法令至建炎戊申方熄

徐翼之云見一老堂吏言司馬文正在朝堂處置常程事宜有尋常處忽發一事便令人心服

外祖林卿云翰林學士趙彥若司馬文正上客也人未嘗見其私謁請問者有事公言之平時隨衆進退而已政和范問

文甫建議於廬州湖州取周鼎遂持節過宋解后劉器之請
教劉曰君富文忠外孫程正叔門人使某何所指詞
田頌承伯云作官從人奏辟非但賓主便有君臣之義不宜
輕也

初筮仕者求教於劉待制安世曰清明和緩又問何以言緩
曰何事不是忙壞卻此言固足教初學然學者知道則緩急
先後皆不失節矣

劉道原怨嘗面折王介甫故子瞻送之詩云孔融不肯讓曹
操汲黯本自輕張湯此語蓋詆介甫也

呂惠卿附王介甫甚固司馬公言利合必離後果發介甫子
簡云無使上知蘇子瞻改鑄顏淵之語曰吾聞觀君子者問
雖人不問彫木曰人可彫歟曰呂惠卿彫王安石

邢和叔遇人即訓誨時人目曰邢訓

呂正獻初喜邢恕聞恕到京訪之旅邸中

王伯虎炳之自編修官得帖職章子厚徧問堂中諸人云誰
主張呂正獻曰伯虎於例得實上恩也章遂默然

元祐中東坡行呂吉甫責詞叙神考初用而中棄之曰先皇
帝求賢如不及從善若轉圜始以帝堯之聰姑試伯鯨終焉
孔子之聖不信宰予又曰喜則摩足以相歡怒則反目以相
視既而語人云三十年作劄子今日方劄得一箇有肉漢

元祐間顧子敦臨為夕郎封駁任情呂汲公大防謀之於呂正獻正獻曰遷臨耶躁進者效之責臨耶畏懦者將不敢方今治河之議未決宜遣相河因此賞罰皆非由封駁也陳瑩中答楊中立書云乃欲毀此白麻哭殿庭某謂白麻王言也不可毀天子之庭非哭所也

蔡京為翰林承旨陳瑩中已言治亂之分在京用否蔡君濟元康問之曰京小人也尤好交結宦者用京與宦者得志天下何以不亂靖康初貶京分司與瑩中贈諫議大夫命齊下崇寧間立元祐姦黨碑於宣和殿蔡京書立於諸長吏廳事未幾星變一夕大雷雨碎宣和殿碑石遂併諸州者去之人

心不以為然而天應之天人無間如此體究可以知道

宣和殿所立元祐姦黨碑以司馬溫公為首元祐黨籍固多真儒賢士然蔡京以勢利傾奪錮之鈎黨者亦多矣未必皆君子也余嘗題其後云等是名丹籍誰知品目多蛇龍同在肆玉石共沉河摧折人材盡

月過屬階生已甚龜鑒

莫蹉跎

游公定夫其子性剛名之以損且曰損君子以懲忿窒慾先賢事事可法

孫中丞多內寵夫人以為病縱其尤者犯上孫不能堪去之用此遂數人俱去孫不之悟

靖康初金為城下之盟而去唐欽叟少宰引唐自明皇而後
屢失而復興者以人主在外可以號召四方力救京師宜舉
景德故事下詔出臨洛京以令天下或能大振王略不然亦
可遂據秦雍以圖興復翌日何桌入對引蘇內翰志林以為
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甚其議遂格

步里客談卷上

步里客談卷下

宋 陳長方 撰

盡心一篇真法言也此孟子晚年言語比之公孫丑等篇無復剛烈之氣

伯夷歌云神農虞夏忽然沒兮我安適歸兮陳古刺今此意涵蓄此太史公文筆非伯夷意也

韓師德曰史記書韓信之語曰吾悔不用蒯通之計乃為兒女子所詐兒女子指蕭何呂雉也班固略其語曰悔不用蒯通之言死於兒女手殊失本旨水上軍門入班固刪去亦非也

司馬遷作武帝紀實錄方士神仙事無一字譏刺使讀者不覺思其事則武帝之愚甚也

漢武亦善用人末年用金霍及東方朔枚臯司馬相如之徒處之皆得其地但中年宰相皆不擇人

太史公有俠氣故於趙奢穰苴儀秦刺客等作傳更得手以未嘗窺聖賢門戶故五帝三王孔子孟子傳記雖補綴事迹亦未盡善

西漢末文章與文景武帝時小異然文物之盛也無如武帝時將氣有盛衰耶抑由人主所好耶

美新不類子雲文字畏死仕莽不敢去後人遂以此汙之君子惡居下流

范蔚宗黃憲傳最佳憲初無事迹蔚宗直以語言模寫叔度形容體段使後人見之此最妙處其他傳即馮衍馬援勝蓋得二人文字照映便覺此傳不同以此知班固前書之不可及者亦得太史公司馬相如賈誼董仲舒鼂錯劉向諸人文字作底草爾

五代史於楊凝式不立傳載其歷梁唐晉漢周以疾致仕又不明其本心凝式諫父涉言大人為唐宰相而以傳國璽與人則其心可見又不仕五代而託心疾其人賢其節高可知矣余嘗謂自晦與草木共盡者五代不為無人史不得其自

者固可嘆若凝式本末昭晰史復不書執筆者何其與善之狹也

陳師錫伯修作五代史序文詞平平初蘇子瞻以讓曾子固曰歐陽門生中子固先進也子固答曰子瞻不作吾何人哉二公相推未決陳奮筆為之

古人作詩斷句輒旁入他意最為警策如老杜云雞蟲得失無了時注目寒江倚山閣是也黃魯直作水仙花詩亦用此體云坐對真成被花惱出門一笑大江橫至陳無已云李杜齊名吾豈敢晚風無樹不鳴蟬則直不類矣

章叔度憲云每下一俗間言語無一字無來處此陳無已黃魯直作詩法也

阿房宮賦只是篇末說秦及六國處佳若丁頭粟粒等語俳優不如

余嘗疑三器論非退之文章又疑下邳侯傳是後人擬作退之傳毛穎以文滑稽耳正如伶人作戲初出一譚語滿場皆笑此語蓋再出耶毛穎傳贊賞不酬勞以老見踈秦真少恩哉甚似太史公筆勢董晉行狀書迴紇李懷光二事似左氏文字通解非退之文字之乎者也下皆未當其誣退之多矣秦少游云退之元和聖德詩與平淮西碑如出兩手余以歲月考之蓋相去十二年也然以平淮西碑方鄆州谿堂詩則

又如他人所作也

羅池廟碑古本以涉有新船為步有新船春與猿吟兮秋與鶴飛作秋鶴與飛歐陽永叔以步有新船是而秋鶴與飛為不然說者以是為歐韓文字之分蓋篤論也余嘗以三言評子厚文章曰其大體似紀消子養鬥鷄在中朝時方虛驕而恃氣永州以後猶聽影響柳州以後望之似木鷄矣

柳子厚先友記迺用孔子七十弟子傳體若貞符及雅則以盤詰詩人之文為祖矣

東坡辨黃樓賦非作於子由此所謂欲蓋而彰之也邵掃編徐州黃樓東坡所作而子由為之賦東坡自書

韓退之畫記東坡以為甲乙帳而秦少游乃效之作五百羅漢記人心之不同如此喻子才道王侍郎剛中語云文字使人擊節賞歎不如使人肅然生敬

張文潛見富鄭公神道碑至論趙濟處曰公文固奇欲加一字可否遂改云及英宗神宗之世公老矣功在史官德在生民北敵西戎視公進退以為中國輕重而一趙濟敢搖之一字固文字關紐也

余頃見嘉祐一詔罷茶鹽法讀之數十過不能去手每嘆息以為真王言既而觀歐陽文忠集乃歐筆也歐文溫潤尤宜綸詰之詞其言有私藏盜販實繁有徒嚴刑重誅情所不忍

是於江湖外數千里設陷穽而陷吾民也

東坡志林云嘗欲做盤谷序作一文字竟不能成文章態度如風雲變滅水波成文直因勢而然必欲執一時之迹以明定體乃欲繫風捕影也

余嘗問王子世云蘇氏為縱橫之學如何曰有之時案上有莊子廟記云只此記中謂莊子於孔氏陽擠而陰助之此語亦縱橫家流也

自古稱齊名甚多其實未必然如姚宋則宋之守正非姚比也韓柳元白四人出處邪正不同人言劉白而劉之詩文亦勝白公至如近代歐梅蘇黃而子瞻文章去黃遠甚黃之詩律蘇亦不逮也

內外二制以潤色王言布告天下為職一字重輕皆繫國體喜則升之九天怒則擠之九地此為何理要須褒貶之間示有懲戒如駱賓王詆武后讀之但笑至一杯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處乃曰宰相安得失此人武氏猶知此況天下有識之士乎

江淮春夏之交多雨其俗謂之梅雨也蓋夏至前後各半月或疑西北不然余謂東南澤國春夏天地氣交水氣上騰遂多雨於理有之

或謂月受日之光至望則光滿非也日內涵陰陽月之陰

有時而消長陽亦隨之故光有圓缺至望則月之光自滿適與日望非受日之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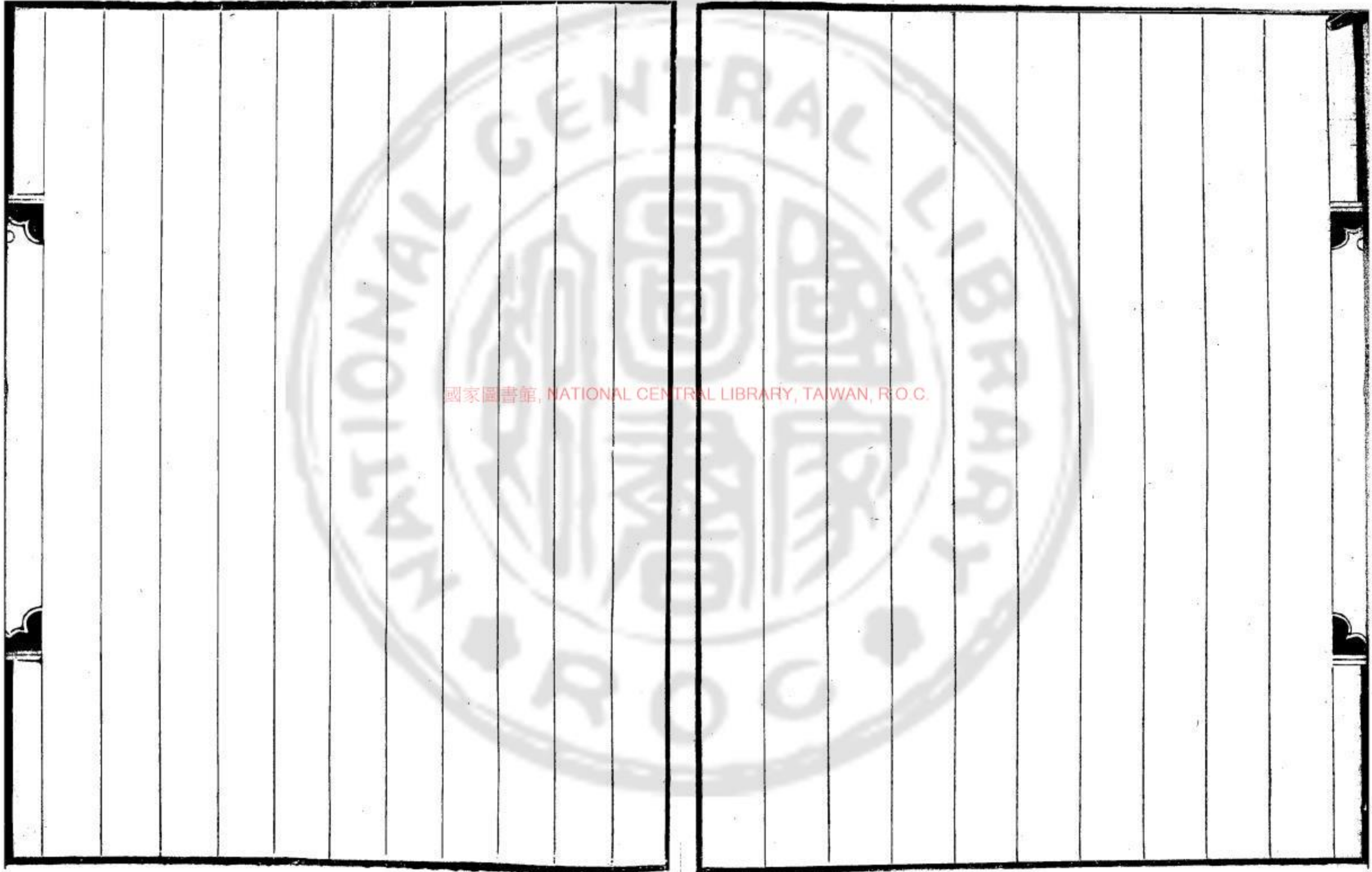
沈存中云世多指脾為黃庭有名而無形炁也冲虛而無方物者也又云腎有左右所以為坎離坎離交而滋五藏如乾坤之生六子余謂知脾非黃庭而謂坎離為兩腎何異於紵兄之臂而曰姑徐徐也

承平時茶酒班殿侍繫四五重顏色裏肚先是京師以竹盛五色線拽之為戲謂之變線又以殿侍所繫裏肚似之故亦謂之變線今不復繫如許裏肚但有義帶數條耳

古人多用轉蓬竟不知何物外祖林公使遠見蓬花枝葉相屬團欒在地遇風即轉問之云轉蓬也

步里客談卷下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雪履齋筆記

元 崑山郭 翼羲仲著

宋制屠牛之禁甚嚴劉後村嘗有斷劉棠勘語云棠忝
預鄉書顧以屠殺為業每有屠牛之訟常是掛名在
法曾得解人止免公罪杖而殺牛乃是私罪徒人殺
牛馬三頭者雖會赦猶配隣州計劉棠平日所殺何
啻累千百頭罪止徒流恐又非解元之所能免本合
將劉棠送獄提勘前後過犯解府從條施行屬當盛
暑刑使方且奉詔慮囚不欲淹延枝蔓劉棠勘
杖一百牒尉司差人監下都保劉棠酒坊肉店日下
折除按劉棠以得解人而奏刀市井躬效屠垣之業

殊為怪事乃後村據罪論斷曾不假貸可見當時有司之剛執今私宰載道或有倚庶宗為坊店者城旦之律豈竟成虛設耶

張曲江因千秋節上事鑿十章號千秋金鑑錄以伸諷諭新唐書所載如是劉煦舊史則云進金鏡錄五卷言前古興亡之道上賞異之今韶州所刻金鑑錄其第三章報國復興錄云唐世建業三遭女禍五遇佞臣已見三禍矣今主上又喜張守珪進營州雜胡阿犖山母再適安氏故冒其姓部落破散燕媽之屬逃來狡黠面生逆毛後定敗國又有蜀州司戶玄琰女為上子壽王好十年後女官今上寵之賜名楊貴妃

舉進入宮後日女禍又起三事定然安祿山者野猪之精也腹垂過膝史思明者鷓鴣鳥之精脇生兩羽楊貴妃者白鸚鵡之精指爪純赤此三人者成國事少敗國事多復有木子雙木木易行金二人入相佞進國虛至天寶中安有疎床之拒范陽千里煙塵引進契丹大燕安僭妃縊馬嵬戕事承肅宗之人此時佞為石兮齡方見王隱石塵離而復合也噫主上洒淚巴山艱行蜀道家亾國破恩已變仇方慕愚直臣慮主上有大難齡有異僧一員內載般若茶具緇衣其至蜀中難逼于梵宇開之難可釋也齡不避鈇鉞隱諱五百年後數興廢見之此章按自古讖緯諸

書類多謎語未有直指如此章者詞句鄙俚尤不似曲江大手筆且天寶年號既已明白載入玄宗何人定用此號改元耶種種可笑本無足辨而學士大夫訪求金鑑錄不可得遂有以贗鼎為真物而形之歌詠者良可謂無目之甚矣

謝師直謂劉貢父曰王介甫之知人也能知中人以上者自中人以下或不能知由其性韻獨高而然貢父曰子好奕棋請以奕為喻李重恩天下之善奕者也與重恩敵者知之下于重恩或倍蓰或什佰重恩有不知者乎按貢父固是正論然師直之語未為無見長于知君子短于識小人張德遠已蹈此弊但未可

與介甫同日而論耳陳了翁說一人碁甚高或邀之入京參國手日久在側並無所教但使之隨行攜碁局而已或人詰其故國手曰彼碁已精其高者已盡識之矣但淺著未曾識教之隨行亦要都經歷一過然則下于重恩者政未必重恩之了了也

陸務觀云忠州最號窮陋白樂天詩乃有今夜酒醺羅綺暖被君融盡玉壺冰之句忠州豈有此景當時不堪司馬間冷驟易刺史故亦見其樂爾可憐哉又鄧栢欄云王涯讒樂天出為江州司馬及甘露之禍朝士殆無遺者而樂天方在洛中遊香山寺然則涯果能陷樂天否乎小人無知欲以人勝天類皆如此但

可憐耳兩君一憐樂天一憐王涯輩然樂天江州數
載徙倚匡廬瀑布之間仰觀山俯聽泉傍晚竹樹雲
石至欲引妻子袍琴書以終老豈肯受人之憐若王
涯輩者乃當如拚欄之言耳

風雨積五六日江上和霽遙望天際作月白色間作淡
黃色所謂卯色天也世人仰觀但見蒼蒼而已豈如
蒼蒼者之變幻如許哉

阻風京口三日同泊千餘舟忽東風吹號耶許之聲如
雷瞬息過郭璞墓迴視波間突兀真所謂金山一點
大如拳也前後帆影層疊懸掛遮卻牛江非茲地不
能得此壯觀非滯石尤累日不能得賈舶客船如許
之盛乃知世間失意處反成就了無限快事要須耐
煩等待耳

山兀然不動而已能使之斷續隱顯又能使之多少者
雲為之也觀雲可以慨悟身世

古來繪風手莫如宋玉雌雄之論荀卿雲賦造語奇矣
寄托未為深妙陸務觀跋吳夢手詩云山澤之氣為
雲降而為雨勺者伸秀者實此雲之見于用者也予
嘗見早歲之雲嵯峨突兀起為奇峯足以悅人之目
而不見于用此雲之不幸也從風賦脫胎雖因襲而
饒意味

辰州西四十里有鬼葬山不知何處得鬼骸骨武夷又

有石壁高數百丈當巖端陡絕處列朱漆棺十餘口
隱然可望問之山人曰此歷代神仙髑髏也李長吉
為神仙作輓歌應非浪語

東坡云湖州江山風物不類人間加以事少睡足真拙
者之慶又云一入荆溪便覺意思豁然此老生平快
心只此兩處

峨眉縣所產穀品甚繁他處罕聞其名偶錄于此穀凡
二十五種青稈粘紫稈粘廣安粘蓋草粘柳條粘黃
泥粘泡頭粘老鴉穀毛香穀白蓮穀荷包穀魚眉穀
冷水穀還了債灣刀穀紅糯救公飢白糯老來紅尖
刀糯芝麻糯猪脂糯花谷糯虎皮糯鴨子糯

凡鍊句之法短則欲掉如歐文忠環滁皆山也一句省
去許多字面而意自盡者是也長則欲逸如韓昌黎
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為之先後也一
句字雖多而風致則飄然動人

屈原作九歌篇名九而實十有一章朱子亦以為不可
曉或謂九為陽數或謂有虞夏九歌之遺聲俱恐未
然吳草廬云前之九歌原託以伸己意後之二篇無
所託意止為巫者禮神之詞而已蓋與九篇不同時
後人從其類而附焉耳

韓蘄王夫人京口娼也封兩國夫人蘄王嘗邀兀术于
黃天蕩幾成擒一夕鑿河遁去夫人奏言世忠失機

縱敵乞加罪責舉朝為之動色羅景綸備述其事張俊有愛妾乃錢塘妓張穰也頗涉詩書俊文字穰皆與之拓臯之役俊發書囑穰照管家事穰報俊引霍去病趙雲事以堅其心且言今日之事惟在宣撫不當以家為念勉思報國俊以其書繳奏上大喜親書獎諭以賜穰仍加封雍國夫人張韓皆中興名將皆有奇女子為內助皆出微賤而張穰由妾受封且蒙手諭褒獎又過于蘄王夫人之遭遇矣

張橫浦先生論語絕句大似妙喜偈頌固知其別有淵源至書傳統論語簡意超尤多光儒所未發其論仲虺之誥云說者謂弱則兼昧則攻亂則取止則侮此

大不然聖人之心豈以人之弱而反兼之止而反侮之乎仲虺此言所以戒湯非稱湯也仲虺既歷陳桀之罪如此湯之德如此則伐桀之舉乃當然爾何慙之有凡此者所以慰安成湯之心也然又恐成湯聞仲虺之言意謂兵之不可不用而例用之則將有不戢自焚之禍故又戒之曰兼人者必自弱攻人者必自昧取人者必自亂侮人者必自止在湯亦不可不戒也後世如秦之并吞六國可謂兼之攻之取之侮之矣然既得天下不旋踵而復失豈非兼人者反弱攻人者反昧取人者反亂侮人者反止與如此可以知仲虺之意

孔子贊殷有三仁虛齋蔡氏乃曰使以湯武或孔子處比干箕子之位必不終于囚死當廢紂而立微子虛齋蓋本孟子貴戚之卿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立論不知廢興存亡關於天命豈人謀之所能及况紂又寸智過人威權自攬實有難于措手者與霍光之行于昌邑者時勢異矣朱子所謂委任權力之不同者是也虛齋殊欠審度

孟子至梁時梁尚未稱王列國稱王者亦尚少至徐州之會而後稱王者衆耳篇首孟子見梁惠王之王字與王何必曰利等王字皆記者改稱之詞夫禮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縱使諸侯已稱王孟子猶不予其僭豈有君不自王而孟子以王稱之哉其為大賢之累甚矣

人臣事君扶顛持危者有死無二天之制也若坐視宗社之危止緘默而去豈人臣之善哉孟子于百里奚之不諫去虞入秦之事而賢智之是為人臣懷二心者立赤幟也其意何居嘗考之春秋矣僖公六年春書晉人執虞公胡氏曰晉人執之者猶衆執獨夫耳書滅夏陽于前紀執虞公于後以見棄義趨利黷貨無厭之能亡國敗家審矣故氏發明春秋書法如此孟子願學孔子也春秋既絕其君孟子安得不怒其臣均一獨夫也湯武之放伐尚得為應天順人百里

奚之不諫將不得為賢智乎聖賢垂世之旨政未可
草草窺測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陳亢既在聖門何待伯魚告之而
後得聞耶蓋亢實子貢弟子何以知之觀其間子貢
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于子乎則為子貢門人無疑
家語列于弟子中而史却無太史公必自有據

大史公言宰我為 淄大夫與田恒作亂夷其族孔子
恥之蘇子由力辨其誣以為田恒之亂本與闕止爭
政闕止亦子我也田恒既殺闕止而宰我適與其字
相符又不幸平居有晝寢短喪之過遂蒙惡名于千
載而儒者信之不疑耳然更有大可笑者政和間有

舉子治周禮堂試以禁宵行為題此生答義引宰予
晝寢得罪夫子為言主者乃問之答曰晝非寢時也
今宰予正晝而熟寢其意必待夜間出來胡行亂走
耳因語友人言宰我固右十哲之科只因白日一覺
華胥致使後世信為叛逆疑為奸盜睡魔之害事如
此

予家有劉原父七經小傳解晝寢云學者多疑宰我之
過輕而仲尼貶之重此勿深考之蔽也古者君子不
晝居于內晝居于內則問其疾所以異男女之節厲
人倫也如使宰予廢法縱欲晝居于內所謂亂男女
之節俾晝作夜大雅之刺幽厲是也仲尼安得不深

眠之然則寢當讀內寢之寢而說者誤為眠寢之寢
竊意朽木糞土之詞正因其怠惰而致責若以為非
眠寢之寢則引類為不倫矣牢我比一端既已致胡
行亂走之疑又復來縱淫之詆不意擅言語者而忽
招口業如許予又安可少子由之辨

曾子三省皆指施于人者而言傳亦我傳乎人傳而不
習則是以未曾躬試之事而誤後學其害尤其于不
忠不信也

至于犬馬皆能有養漢疏云犬司夜馬服勞皆能養人
而不能起敬人子不敬則何以別于犬馬近代袁口
口云古者養親有六珍之禮下三珍犬豕雞以犬為

重上三珍馬牛羊以馬為重犬馬皆所以養親也二
說俱較集註為優而漢疏于語氣尤愜

諒陰二字朱子曰未詳按諒信也陰默也信任冢宰默
而不言古註之說如此

先進章如用之即所謂如有用我者蓋夫子得時行道
必以先進化導天下不忘移風易俗之懷也註中乃
云用禮樂似當詳審

子不語怪力亂神漢疏云力不由理斯怪力也神不由
正斯亂神也又云力之怪者異類也神之亂者邪魅
也所以不語

莊暴見語好樂未有以對而問于孟子蓋所語者既非

近世攻伐之事又非三代仁義之事遂不敢以率易而妄置可否耳暴在戰國未嘗著名而事君不苟于一言以此益歎古人之難及

孟子論貴戚異姓之卿亦只言大概而已微子去之伊尹放太甲于桐皆不論貴戚異姓也

記稱孟子長于詩書其讀詩也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其讀書也蓋信書不如無書此其所以長耳

漢末之文惟出師二表忠義憤盈洵足以繼伊尹訓說命此外如魏武自叙雖云言不由衷然筆勢自是個儻高柔取鹿疏簡勁滑稽尤不易得若邯鄲淳作孫叔敖碑以兩頭蛇為枝首蛇又遺武餘典恨不與義

皇帝代同世等句蹇澁都不成語只優孟一歌較史記如勝

人未有不畏炎者畏也而反趨之與赴燈之蛾何異間庭僻徑爽日清宵有何不可寧耐政不知炎涼二種畢竟受用安在陳簡齋詩云一涼恩到骨誦其語頓使兩腋風生

齊家治國只是耐煩成佛作仙只是忍辱高明人不能實踐此地自不免客氣奔騰

作詩如作字橫眉豎鼻所差幾何而清俗相去遠甚然亦有姣好而俗者有醜怪而清者要不在皮相之姪妍也

裴行儉為行軍總管大軍次軍于此暮立營已畢行儉更命徙高岡吏白士皆安堵不可動不聽促徙此夜風雨暴至前營所水深丈餘衆歎服因問何以知之行儉曰自今第如我節制毋問我所以知也此事實出偶中行儉但知窪地之不可立營未必遽料是夜之風雨也既偶中矣遂因而神之若真有不可窺測者觸類而長孫吳不過此法

疾病有非人力可為者宋顯仁后韋氏兩目失明募醫療者莫能奏效有道士應募金針一撥左翳脫然復明后喜請治其右報當不貲道士曰后以一目視足矣彼一目存誓可也后惕然起拜蓋后自虜中回曾

與欽宗誓曰吾先歸苟不迎君者瞽吾目也道士固欲治之無益遂不治耳龐安常愈人之病如神自患聾疾終身不能愈彼又豈少治聾之方哉醫家有祝由一科雖涉荒唐然鬼神之神理自不可廢

顧愷之嘗以一厨畫平日所珍惜者糊題其前寄桓玄桓發其厨後竊取而緘如舊還之給云未聞愷之見失畫直云妙畫通靈變化而去亦猶人之登仙馮元咸曰世以長康為癡不知此正是海鷗貴勢戲弄桓玄處長康本懷竟不能瞞元成于千載也曹操云本欲辱衡衡反辱孤處此等豈可莊語相向

神仙傳每稱心影不偏者可以成道非平昔正心之力

安能使其不偏有志于長生冲舉者患其歆邪須有
那移安置之法子與氏之所謂集義是也

昌黎與大顛三書真偽之辨紛紜然道無疑滯行無繫
縛苟無所戀者則山林間寂與城隍無異等語似非
他个贗鼎蘇子瞻與佛印東僕不知大顛何如人若
果出世間豈一退之能輕重哉真偽直可置而不論
張祐孫魴皆以金山五言而傳然魴詩不及祐業已著
之前人此後竟無嗣響者王平甫檻外風吹前渡語
江邊影落萬山燈大有俊鶻摩空之概郭祥正烏飛
不盡暮天碧未失豪壯本色而子瞻直許其三分應
是未見廊下墨痕耳

金山一名浮玉山又名獲符山又名伏牛山又名龍遊
山又名互父山又名澤心山一山而其七名金華楊
氏洞天記曰中國洞天不載于名籍者尚有多 金
山其一也

峩眉山自趾徂頂為七十里過于岱宗三十里孤絕高
寒已逼西方佛界震旦第一山也其巔一名勝峰普
賢大士所居

范蔚宗嘗言以文傳意以手送文以文傳意自不須註
脚以手送文非工巧都忘直濟自然之境者未能遽
解譬之飈起而雲飛揚潮來而海震盪作于不自知
動于不容已何關人力思索

有治有亂有盛有衰有得有失有憂有喜有毀有譽刪
除一件不得若欲占住這邊推去那邊此天地鬼神
之所不能也其間分數之多寡或有偏在一邊者亦
但就百年以內評量耳試從歷劫曠觀定無銖兩畸
重

孔子論中庸之聖只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他日贊乾初
九乃析為二語曰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遯世自
我而言不見是自人而言遯世尚有獨寤寐言永矢
勿諼之樂至于不見是則所謂一國非之天下非之
凡于俯仰跼蹐到此而能無悶直是不見一物洗心
退藏之學何以復加此等人出而用世則聖而不可
知之謂神也又安有亢龍之悔哉

大風泱泱擁楫七晝夜長年苦于守候今日遂衝浪側
帆而去念此七尺幾危于蛟宮鼉窟歷可指數徒以
一飽無時遂成往來熟路東坡云我謝江神豈得已
有田不歸如江水石湖云若使一廬供閉戶肯將青
雀易柴扉有道人自不作欺誑語也

晉方技有韋虛者父母使守稻牛食之虛見而不驅牛
去乃理其殘亂者父母怒之虛曰物各欲食牛方食
奈何驅之父母愈怒曰即如此何用理亂者為虛曰
此稻又欲得生楊慈湖先生偶因盜園蔬者詢守僕
何道以防之守僕余姓者曰須拊少分與盜乃可先

生遂釋然曰吾師也韋是體物之仁余是處物之智
因時而施更有何事窘我

註疏射不主皮言古者之射兼取禮樂容節不但以中
皮為善周衰禮廢射者無復禮容故孔子抑之云古
之射者不主皮也為力不同科言古者為力役之事
亦有上中下設三科焉周衰政失力役之事貧富兼
并強弱無別而同為一科故孔子非之云古之為力
役不如今同科也古之道也者結上二事皆前古所
行之道也此說甚異

又云取蝙蝠倒掛晒乾和官桂薰陸香燒之辟蚊除
□家塾事親日巳丑卯辰日祀灶以猪首吉五月朔
日不宜出錢財夏至淘井可去瘟疫至日取蝦蟆晒
乾瘡發早男左女右臂上掛帶勿令知之立愈

此條
上有

文闕

禮儀志曰夏至浚井能改水朱索縛柳杞桃結印為
門戶飾可止



平江記事

建德總管郡人高德基編

虎丘初名海湧吳王闔閭葬其下池廣六十步水深一丈五尺銅棺三重頤池六尺玉鳧之流扁諸之劍三千槃郢魚腸之劍在焉發卒六十萬人治之葬三日白虎蹲其上故名虎丘 說又云秦始皇帝因循海右自滬瀆經此山欲發王墳取其寶鏹忽有白虎出而拒之始皇帝挺劍刺虎虎奔去不見乃改茲名山去吳縣西九里二百步高一百三十大周二百一十丈東晉成帝咸和二年二月二十五日獻穆王珣同弟中書令珉捨宅為寺始則一山中分二寺就劍池東西建之宋初合為

一寺山在寺中門垣環繞包羅勝槩先入寺門而後登山故張籍有詩云老僧只怕山移去日暮先教鎖寺門後人有詩云出城先見塔入寺始登山僧志間亦云中原山寺幾多般未見將山寺裏安蓋以天下名山勝利皆山中藏寺虎丘乃寺裡登山海內福地未嘗有也至元間雲游僧秋江月到寺題云平生只見山中寺今日來省寺裡山亦得古人餘意

真娘唐時名妓也墓在虎丘劍池之西往來遊士多著篇詠惟王黃州題刻甚佳其詩云女命在乎色士命在乎才無才無色者未死如塵灰虎丘真娘墓止是空上堆香魂與膩骨消散隨黃埃何事千百年一名長在哉

吳越多婦人死即藏山隈無色固無名丘塚空崔嵬惟有真娘墓客到情徘徊我是好名士為爾傾一杯我非好色者後人無相哈後來題詠甚多至德中舉子譚彥良題一絕云虎丘山下塚纍纍是處松楸盡可悲何事世人偏重色真娘墓上獨題詩後人由是閤筆云

海牙平章飲食必仰首攪舌大嚼不已或曰虎食狼食相也余獨以為不然考之相書云食為性命之本飲食失節則氣不和舉物當徐而有序嚼物欲寬而有容食粗者多肥食細者多瘦含物不欲言食物不欲語虎啖狼食朱紫滿門昂口張吻非吏即卒食如鳥啄家道貧薄大抵食欲快而啜欲安吞不欲鳴此食之相也仰首

含物磨牙攪舌非吉非祥馬嚼鼠咀貧賤餓死嚼在舌頭餓死他州後平章卒死鋒鏑之下

吳中蠊味甚佳而大湖之種差大殼亦脆軟世稱湖蠊第一正月上元漁人所藏者燈蟹三四隻重一斤風味殊勝故陸龜蒙有蟹志傳子翊作蟹譜高似孫撰蟹畧皆發揮蟹族之風致也大德丁未吳中蟹厄如蝗平田皆滿稻穀蕩盡吳諺有蝦荒蟹亂之說正謂此也考之吳越春秋越王勾踐召范蠡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其稻蟹不遺種其可乎蓋言蟹食稻也蟹之害稻自古為然以五行占之乃為兵象是亦披堅執銳介甲之屬明年海賊肖九六大肆剽掠殺人流血

大德丙午七月七日醋坊橋民人王佑家酒瓮忽作牛鳴聲聞百步許以物覆之則止去復鳴鳴三日乃已嘗聞釜鳴乃鐵母相感而然若瓮鳴則不知其何為然也事之怪異有不可曉者此其一也

太伯廟舊在閶門外錢俶移置門內避兵燹也失其剏建之由至大戊申石牌巷西吳永寧家淡池得舊碑古廟事蹟具載漢明帝時太守糜豹所建池旁廟基高下尚 皆為民居分占池西大朴樹半已摧折

吳城平門舊名巫門至大庚戌古濠中得石扁上有篆書巫門二字故老云巫咸商大戊時賢臣也其墓在門東北三里許故以名門巫字與平字相似後乃訛為平

門攷之圖經云虞山者巫咸所居是則巫咸嘗居虞山而葬於此耶

胥山在吳縣西四十里吳王殺子胥投之江吳人立祠江上名其山為胥山闔閭即其山築臺以望太湖名姑胥臺下有九折路南出太湖故老云吳音謂胥為蘇今以鬚為蘇是也故謂山為蘇山臺為姑蘇臺後人號州為胥州訛為蘇州至今不能改也

嘉定州去平江一百六十里鄉音與吳城尤異其並海去處號三儂之地蓋以鄉人自稱曰吾儂我儂稱他人曰渠儂你儂問人曰誰儂夜晚之間閉門之後有人叩門主人問曰誰儂外面答曰我儂主人不知何人開門視之認其人矣乃曰却是你農好事者遂名其處為三儂之地

洞庭西山水月禪院正在縹緲峯下去吳縣百餘里艸于梁天監三年舊名明月禪院大中祥符中易今名故老謂當時湖中有木牌為風浪打壞漂巨木百餘根湧至山下泛畧船鈎致之每木上刻水月二字各船以為神木捨送禪院構為大殿寺僧永照神其事遂改今名吳民舊有丁身錢歲納四十五萬有餘宋大中祥符四年詔除免之民間無計口算緡之事至大辛亥省臺復徵之吳中大譁值武宗上仙仁宗登極亟除之

吳江鱸鄉亭在長橋之側宋熙寧中郎中林肇所建取

陳文惠秋風斜日鱸魚鄉之句為名亭勢俯瞰太湖為江南絕勝過者多題詠之又於亭旁畫范蠡張翰陸龜蒙像謂之三高至元丙子里巫為土偶祠事之張邁過而題壁有云功迹盡高天下士豈惟吳地作三高夜夢老人與論祠事謂張陸吳產也吳人固當祀之范蠡越產與勾踐陰謀十年卒以滅吳吳之讐也吳人不當祀之子何從而附會之乎子之詩吾不與也揺手而去邁覺異其所言志於祠壁合剝落矣

吳城玄妙觀玉皇閣一角忽墊計數千緡方可扶薦觀主以緣募弗就因循數年事不克舉皇慶癸丑燕山一匠者來自稱張撥天謂觀主不須拆卸惟換一小馱梁添一斗拱即皆端正主人從之匠者挾鉅登其上斷下舊梁易以新木架拱敲擊之悉皆如舊觀主詰及數年興造後官事弗絕匠者曰此必山門長短不齊也視之左寔長餘即削去之自是官事果絕

虎丘井泉味極清冽陸羽嘗取此水烹啜世呼為陸羽泉張又新作水品以中濡為第一無錫惠山泉第二虎丘井第三惠山泉煮羊變為黑色作酒味苦虎丘泉則不然以之釀酒其味甚佳又新第之次於惠山其然否乎

吳城舊傳吳王闔閭時子胥所築故名闔閭城吳越春秋謂子胥伐楚還師取丹陽及黃瀆土以築利其堅也

城形如亞字世俗不知以為龜形本土城也梁龍德中錢氏加以陶甃至元三十一年重修築之甃上歲月工匠皆具蓋土坏皆澄漿為之欲其堅久故也

閶門舊名閶闔門閶闔時所名也舊有重樓閣道吳之麗譙也夫差從此門出兵伐楚改為破楚門吳屬楚遂名閶門至元修曰金昌門作亭門內名金昌亭然吳人呼昌門已久不能遽改名之如故故亭亦圯焉

許市去吳縣西二十五里舊傳秦始皇帝求吳王名劍白虎拒丘上帝刺之虎西走二十五里而沒地裂為池因名其地曰虎膠至南唐諱琥錢氏諱鏐遂改名許市後人訛舊音於許字加點水為許市訛為墅迄今兩稱

之不能辯云

柳毅為洞庭龍女傳書事乃荒唐之說今吳城有柳毅橋太湖濱有柳毅泉意毅乃吳人也彼橋乃住宅之路泉乃別之井耳井水滿而不溢大風撓之不濁久旱不耗此其異也人以為下通太湖龍宮使果有龍神宮府何不於巨浸中出入而反以此偏仄之井為通道耶荒唐之言不察其理俱不足信

太伯有國自號勾吳說者云勾語辭吳音也吳者虞也太伯於此以虞志也越滅吳子孫以國為氏今吳中吳氏甚多而語音呼魚為吳卒以橫山下古吳城為魚城方言以訛傳訛有如是者

皇度改元有張三郎者善吿笛八月五日夜在鵲橋上作伊州曲夜靜有老人來同坐石闌上語曰爾笛固清未能脫去塵俗為爾釐正之當熟記心毋忘可也乃指教其孔換易數字曲益清峻張更求別教一曲老人取笛自吹超出塵壒張問曲內云何老人歌曰月既明西軒琴復清寸心斗酒爭芳夜千秋萬歲同此情歌宛轉宛轉妍已哀願為星與漢光景共徘徊再歌曰悲且傷參差淚成行低紅掩翠方無色金徽玉軫為誰鏘歌宛轉宛轉復浩悲願為煙與霧氤氳共容姿張問何人所作答曰仙妹劉妙容歌也張叩何人記指答曰妙容傳我復請授其指調老人笑而起曰子凡心易忘我豈能教爾耶去數步不知其處張後以指尋其曲終不能得其高古之趣

吳人自相呼為猷子又謂之蘇州猷每歲除夕群兒繞街呼叫云賣癡猷千貫賣汝痴萬貫賣汝猷見賣儘多送要賒隨我來蓋以吳人多猷兒輩戲謔之耳吳推官嘗謂人曰某居官久深知吳風吳人尚奢爭勝所事不切廣置田宅計較微利殊不知異時反貽子孫不肖之害故人以猷目之謂之蘇州猷不亦宜乎

吳俗以芒種節氣後遇壬為入梅凡十五日夏至中氣後遇庚為出梅入時三時亦十五日前五日為上時中五日為中時後五日為末時入梅有雨為梅雨暑氣鬱

蒸而雨沾衣多腐爛故三月雨為迎梅五月為送梅夏至前半月為梅後半月為時雨遇雷電謂之斷梅入梅須防蒸濕入時宜合醬造醋之事梅雨之際必有大風連晝夜踰旬而止謂舶棹風以此自海外來舶船上禱而得之者歲以為常鄉氓不知訛此為白草風又曰拔草風云

支硎山在吳縣西南二十五里晉沙門支道林嘗卓錫於此山多平石平石為硎又以支公處此故名支硎舊傳道林嘗居石室中所遺故物有木鞋鉄拄杖之屬旁有放鶴亭馬跡石皆因之得名延祐乙卯土人耕其地得小石碣刻偈云風既不來山亦不去逢羊遇狗合做

一處後有小字云阿多摩偈人皆不解其說石刻見在白雲寺中

崑山州國初縣也元貞初升為州州治去府城七十二里延祐中移治太倉未移之先太倉江口打碗花子遍地盛開民謠云打碗花子開今搬州縣來遷移之後常有鼠郎出沒廳事上民復謠云黃郎屋上走州來住不久至正間果復移回玉峯舊治

嘉定州治本崑山州春申鄉練祁市宋嘉定十一年六月高行孫緻立縣基於馬軍司酒坊之地十月興工十二年正月縣成國初尚為縣元貞間升為州延祐以來治中官吏多物故者家口皆不安有一客僧號知風水

謂州治內尸氣動作屋鎮之乃安否則日盛一日不可
救理時州主任立聞其言從之僧指治後東偏地曰此
處為庫藏鎮之則吉任遂構架閣庫于上落成後其患
果息

延祐改元太倉有一丐者堆髻額上身披皂衣赤腳手
攜大瓢常於府水軍萬戶寨及張京馬頭往來酒家乞
酒度日酒醉輒奔走叫云牛來了牛來了衆人跟我去
日以為常奔走叫噪凡三月餘又於寨木及人家門壁
上連書大字人皆惡之或詈之或扑之者不知所往是
冬海賊牛大眼合不烏逞自劉家港至太倉大肆剽掠
水軍寨張京鎮人家俱被燒毀殺人橫地不可枚數人
始悟昔日丐者之言

吳城東禪院古佛像容貌端嚴頂珠圓徑數寸宋乾符
甲午歲忽有毫光紅黃青紫頂中出現士庶觀瞻檀施
山積後三日有老翁疑其怪固請梯升即佛光燄而窺
之乃見佛像之首開一穴以手捫之有二白鼠長可尺
餘自穴躍出綠光燄燄入藻井內遂得碎碯數片以紅
繡映頂珠即紅光出青黃紫亦然人皆嘆息而去或曰
佛金僊也而白鼠之禍作光於其頂得非金氣盛乎是
後金孽遂興兀術之來大被其虐

吳人製鱸魚鮓鱠子腊風味甚美所稱金齏玉膾非虛
語也宋大業中以此充貢延祐以來守臣修故事備為

方物因之歲不敢缺鱸魚肉甚白雜以香柔花葉紫花
綠葉白魚相間以回回豆子一息泥香杏臙拌之實珍
品也鱮子魚選肥美者去頭尾潤以酥油風乾為腊亦
加香料相兼他魚無可為敵回回豆子細如榛子肉味
香美一息泥如地板回回香料也

崑山高一百五十丈周迴八里在今松江華亭縣治西
北二十三里崑山州以此山得名後割山為華亭縣移
州治於州北馬鞍山之陽山高七十丈孤峯特秀極目
湖海百里無所蔽歷年久遠人不知其故即呼此為崑
山而亡馬鞍山之名矣山多奇石秀瑩如玉雪好事者
取之以為珍玩遂名為崑山石山陽有慧聚寺依岩旁

壑皆浮屠精舍雲窻霧閣層見疊出人以為真山似假
山云

干

干文傳崑山人中延祐元年鄉榜明年廷試賜同進士
及第一夕夢入選掛名為長吳正官覺而笑曰此正為
胡夢亂夢我吳人安得作長吳二縣正官必無此理初
授官階承事郎昌國州同知益笑前夢之不足徵也次
當改選乃授平江路長洲縣尹意為偶然又以為不偶
然亡何改知烏程轉婺源州知州自以為前任長洲偶
與夢符今已升知州安得再為吳縣正官既而調吳江
州知州非吳縣也人之官祿事皆前定自己之神先已
知之形諸夢寐故相報耳而文傳吳人兩為本路之官

亦稀遇也後為翰林待制修遼金宋史加禮部尚書
白鶴觀在吳城東北隅鶴舞橋之東宋信安郡王藏春
園地至元間草石荒涼井旁大松樹獨存雲游道人張
應玄初來結屋松下以棲身丁丑三月朔有群鶴自東
南來徘徊久之白鶴留松上不去經歲作巢廣若酒
家七石缸性若靈異清晨俛首長鳴日必有大檀越至
候之以為常預備齋供以待士衆皈依喜捨雲集應玄
更為應鶴欲剏立道觀以焚修不久物故弟子集應真
承其業緣募十方卒成其事觀成鶴乃飛去遂名為白
鶴觀

黃窰鹽場負課甚多延祐丙辰一夕海潮暴長夜有火

光熠熠數日皆然煮鹽變色如紫粉味鹹如故每鑊出
鹽常數三倍南人初恐難售皆不肯支領後見日煮數
多不得已支去襍以他場白鹽貨賣日久白鹽皆變
紫色入飲食中畧無他故色不相染本場逋課償補皆
完課完復為白色物變異也其理無可究竟

王介軒名鑑字明卿真定安平人少卓異不群長益耿
介厲名節娶同郡富翁女資裝甚盛鑑悉歸之一無所
留壯游燕都受學于虞邵庵之門用力於明體適用不
攻詞藻朝貴薦其才行試以侍儀司舍人鑑不就曰某
雖不敏安能為人所役哉即還故里益加砥礪扁所居
為介軒因以自號其父擢官平江路吳縣尹某侍養終

增

任樂吳中風土遂隱居吳城臨頓里西閉門獨處足跡不出戶者二十餘年應門惟一婢客至輒叩鄰家貰酒酒至對客劇飲酒乾乃已家貧無擔石之儲然非其義一毫不苟取於人其介老而彌篤性嗜蟹人或餽兩蒲青願易一詩曰吾豈可以口腹害物命耶盡放之江中而償其詩

徐孝祥居吳江同里雖茆屋數楹而樹石自然幽勝有田數段足以供饘粥而已隱居好學不求仕進尚文好客客至必留飲以故歲常釀酒數石而自奉惟布衣草屨泊如也一日後園徐步見樹根一穴罅諦視之下有石礎啓之皆白物也乃亟掩之一毫弗取人無有知

者幾三十年值至治壬戌歲大歉民不聊生孝祥曰是物當出世耶乃啓其穴物皆如故日取數鋌收糴以散貧人所全活者不可勝計物盡乃已女將適人惟荆布遣之而於藏中之物錙銖無犯其子純大以明經發解官至翰林供奉 承旨孝祥受封如其官壽至九十七而卒

達魯花赤八剌脫國公個儻夾邁博文強記凡宴會以文為謔滿坐風生一日同寅後堂會飲僚佐願求一令以資勸酬公曰吾不讀書弗能為令但有兩字隱語請衆賢商之解者免弗解者請一巨觴衆曰如命公曰一字有四箇口字一箇十字又一字有四箇十字一箇口

字在坐者皆不能解悉就飲飲竟叩之公以箸畫案上乃圖畢二字也

秦定中有一道翁自稱古無極不知何許人攜一竹籠荷一竹杖來假居葑門道堂後架小室數椽棲息其中四圍上下皆以白堊塗之正中設小木榻出籠中瓢笛漁鼓之類懸壁間以書一束為枕市酒一甕置于床頭自釀自飲人有求飲揺手弗許飲竟復釀日以為常扁其室曰小小蓬居室中皎然如雪不生一蟲蚊蠅無敢入者暑月開戶安眠不用帷帳猫犬至其門即俛首疾回不敢窺其內經年累月無壁無塵人不見其揮拂或以蛸蟪之類投其中即不知其處堂主見其日坐臥室

中未嘗出外緣募籠中青蚨不乏疑有妙術逼其傳授翁只大笑一夕收其所用之物不知何往明日物色追之葑門婁門盤門昌門之人皆云是日見其負籠荷杖出門去矣

致和改元七月之望士人楊彥采陸升之載酒出遊蓮塘舟回日夕夜泊橫橋下月色明霽酒各半醒聞隣船有琵琶聲意其歌姬舟也躡而窺之見燈下一姬自弄絃索二人徑往見之詢其所由答曰妾大都樂籍供奉女也從人來游江南值彼徃雲間收布妾獨處此候之尚未回也二人命取舟中餞餘肴核就燈下同酌姬舉止閒雅姿色娟麗二人情動於中稍挑謔之姬亦不以

為嫌求其歌以侑觴則曰妾近夕冒風喉咽失音不能奉命二人強之姬曰近日遊訪西子陳迹得古歌數首敢奉清塵不訝為荷凡一歌侑飲一觴歌曰風動荷花水殿香姑蘇臺上宴吳王西施醉舞嬌無力笑倚東窗白玉床再歌曰吳王舊國水烟空香徑無人蘭葉紅春色似憐歌舞地年年先發館娃宮又曰館娃宮外似蘇臺鬱鬱芊芊草不開無風自偃君知否西施裙裾拂過來又曰半夜娃宮作戰場血腥猶襍宴時香西施不及燒殘蠟尤為君王泣數行又曰春入長洲草又生鷓鴣飛起少人行年深不辨娃宮處夜夜蘇臺空月明又曰幾多雲樹倚青冥越燭燒來一片平此地最應沾恨血至今青草不勻生又曰舊苑荒臺楊柳新菱歌清唱不勝春只今惟有西江月曾照吳王宮裏人彥采曰歌韻悠柔含悲聳愴固云美矣第西施乃亡人家國妖艷之流不足道也願更他曲以滌塵抱何幸如之姬更歌曰家國興亡來有以吳人何苦怨西施西施若解亡吳國越國亡來又是誰彥采曰此言固是然皆古人陳言素所厭聞者大都才人四山五岳精靈間氣之所聚會有何新聲傾耳一聽又歌曰家是紅羅亭上仙謫來塵世已多年君心既逐東流水錯把無緣當有緣歌竟掀蓬攬衣躍入水中彥采大驚汗背而覺一夢境也尋升之共話醉眠脚後不能寤也翌日事傳吳下

花木之妖世固有之未有如平江牡丹之甚異者致和
戊辰八月鐵瓶巷劉太醫家牡丹數株各色盛開開凡
三度初開者若茶孟子大中間綠蓋有如神佛之狀數
日乃謝第二度開者若五升竹籬花蓋成人馬形奈有
半月之久第三度開者只如酒盞大其蓋細長若幡幢
旗幟狀而羅衫紫與粉紅樓子甚多三日而萎觀者日
數百人闌檻盡皆擁毀不可止過童謠云牡丹紅禾苗
空牡丹紫禾苗死明年明宗登極五月暴崩而廟諱乃
和字也其應不爽如此
天曆己巳平江十字翼萬戶府初構正衙解巨木中分
有天下太平之王六字其大如斗字畫相連如纜不斷
衆皆以為瑞世之符識者云此木妖也是歲思刺萬戶
卒明年改元至順又明年有寧宗之變

平江記事終

四九

平江記事

五



